

■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彭韵佳 徐鹏航

# 社保「第六险」来了 读懂这些关键词「热词」

当前,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其中失能老人约3500万。如何妥善解决失能人员长期照护问题,关乎千家万户幸福。

中办、国办日前发布《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要求用3年左右时间基本建立适应我国基本国情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这标志着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从局部试点转向全国推行。

继五大社会保险之后的“第六险”长护险,覆盖哪些人群?有哪些保障待遇?长护服务供给如何?3月26日举办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相关部门作出权威解答。

## 关键词一:“覆盖全民”

简单来说,长期护理保险是通过人人参保、筹集资金,对失去正常活动能力的参保人,给予定期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对所发生的照护费用予以报销。

意见明确,建立适应我国基本国情,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所有职工和居民,均参加长期护理保险。”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君介绍,人群覆盖上,可先从职工起步,再逐步覆盖至城乡居民,也可以将职工和城乡居民同时纳入。

对此,不少人关心的是:我要交多少钱?

根据意见,长期护理保险费率统一控制在0.3%左右,缴费基数与收入水平挂钩。具体来说,职工费率由用人单位和个人各负担一半,个人缴费基数为本人工资收入;退休人员费率为0.15%,缴费基数与养老金水平挂钩,由个人缴费;未就业城乡居民费率从0.15%左右起步,用5年左右时间过渡到0.3%左右,筹资由个人和政府合理分担。灵活就业人员可自行选择参保政策。

## 关键词二:“不设定起付标准”

意见明确,待遇享受不设起付标准。

“基金主要用于支付符合规定的长期护理基本服务所发生的费用,原则上不直接向失能人员发放现金。”国家医保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张西凡说,“长期护理保险不设定起付线,基金对每名待遇享受人员的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不超过统筹地区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

根据意见,职工和未就业城乡居民参保的报销比例分别为70%和50%,退休人员享受职工参保待遇。

如何缴费?根据意见,长期护理保险与基本医保共同缴费,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以给自己及近亲属缴费。18周岁以下人员跟随父母或其他法定抚养人等参保,不单独筹资。

## 关键词三:“重度失能人员”

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起步阶段保障重度失能人员。

凡是经失能评估认定,符合待遇享受条件的参保人,均能享受相应的照护服务并获得报销。张西凡介绍,制度起步阶段,主要保障长期卧床、生活不能自理、需要他人照料的“重度失能人员”,未来将统一研究扩大至中度失能人员等。

长护服务供给是长护险制度发挥作用的基础。参保人究竟能享受哪些保障待遇?

目前,参保人可自主选择居家护理、社区护理、机构护理。国家已经列出全国统一的36项照护服务项目目录,包括协助进食、沐浴、口腔清洁、压疮照护等20项生活照护类项目,以及吸痰、导尿等16项医疗护理类项目。

## 关键词四:“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

不少人关心,随着长护险扩面,如何保障服务供给?

意见明确,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在支付比例上给予适当倾斜。

“目前,全国定点长护服务机构总数已达到1.2万家,约有37万名从业人员。”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心宇介绍,国家医保局等部门推动建立“长期照护师”新职业,发布长期照护师国家职业标准,通过校企合作、订单定向培养等模式,促进专业培养与用人需求相匹配。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长期照护师人员总数已突破1万人,基本实现各省份均有持证上岗的长期照护师。

“我们依托国家医保信息平台,开发上线长期护理保险子系统,支持各地开展全流程信息化服务,推动实现长护服务线上派单、上门服务智能打卡、服务时长自动记录。”黄心宇说,还将探索探索把长期护理相关智能化服务和支撑性辅助器具等纳入支付范围。

## 关键词五:“精细化、规范化”

意见明确,创新管理服务体制机制,提供精细化、规范化管理服务。

如何申请参保?“失能人员或其家属可通过医保服务窗口,或当地提供的线上办理渠道,提出申请并提交材料。”黄心宇介绍,材料主要包括身份证件、申请表、住院病历或诊断书等。

在收到材料后,医保经办机构会审核并反馈结果,审核没问题的,经办机构会组织评估机构对参保人进行失能评估。通过评估后,经办机构与失能人员商定护理服务方式,制定护理服务计划。

“全国统一流程,我们明确了从失能评估到服务提供、报销结算等环节如何办理、所需材料、办理时限和注意事项。”黄心宇说,同时,国家医保局也在指导各地推进长护服务“线上办”“掌上办”。

## 关键词六:“专款专用”

意见明确,基金纳入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单独建账,单独管理、专款专用。

保险制度稳定运行,离不开强有力的监管。长期护理服务具有一定隐私性,相应监管难度也大。对此,张西凡表示,将积极探索毫米波雷达等新技术的应用,精准检测服务人员行为,提升监管精准度。

在基金安全方面,国家医保局将逐步把长期护理保险基金纳入专项整治、日常监管、智能监管、社会监督等常态化监管范围,将“假评估、假服务、假失能”纳入长期护理保险专项飞检。

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

# 我们该如何养老

■ 《经济日报》调研组

65岁的张芳家住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甸柳片区。由于儿子在国外定居,她选择入住家门口的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双人间包吃包住,有人洗澡洗衣,每月优惠价约4500元。张芳目前养老金6000元以上,暂时住得起,但前提是“腿脚还灵活”。

84岁的辛雅丽住在北京市通州区恭和苑,双人间每月床位费4000元,餐费2000元。去年摔了一跤,为此增加了3000元的一级护理费,总计超9000元,儿子帮她出了这笔钱。但她很担忧未来:“根据身体情况,护理费会从每天100元涨到160元、260元,甚至一对一护理的580元,那时钱从哪里来?”

钱,始终是养老绕不开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养老金融。他强调,养老金融要健全体系,增进福祉。加大对健康产业、养老产业、银发经济的财税金融政策支持,有针对性地丰富养老金融产品供给。

政策落到每个家庭,就变成了具体的账本——体面养老,多少钱才够?钱从哪里来?

## 国家兜底: “第六险”补护理费用缺口

在所有养老支出中,失能后的长期护理费最让家庭犯愁。调研中发现,照料失能或半失能老人,每月护理费用在5000元至8000元之间,重度失能失智,费用过万元。而目前,很多老年人的养老金无法覆盖这笔费用。

缺口,从一开始就存在。

“不是没有服务,而是很多家庭付不起,也不敢长期用。”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养老中心主任梁锦业说,“不少家属一听护理费用是按月算,而且可能要算很多年,第一反应就是犹豫。”所以,有人形容照护费用是一条“看不到头的锁链”。

长期护理保险正是为了斩断这条锁链。它被称为社保“第六险”,核心逻辑是把最不可控的护理支出,变成可预期的社会分担。

在重庆市开州区,93岁的张莲发因帕金森综合征完全失能,入住养老院,每月费用约4000元。

重庆是长护险试点城市,2024年年中,张莲发被评估为重度失能后,长护险开始按月向养老院支付约1800元护理费用,家庭自付费用降至2200元左右。“压力小多了。”张莲发的儿子说。

根据国家医保局数据,经过近10年试点,长护险制度覆盖约3亿人,累计惠及超330万失能群众,基金支出超千亿元。国家医保局党组书记、局长章轲表示,“十五五”时期,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从试点转向全面建制。这意味着,如果未来身体情况走下坡路,老人们担心的护理费,将有一部分由长护险买单。

这也是长护险的意义——兜底,把最不可控、最容易压垮家庭的那部分支出,变成可预期、可持续的保险保障。

## “六险二金”: 从基本保障到品质补充

长护险解决了失能家庭“不敢老、不敢病”的最大顾虑,但这只是养老账单的一部分。对于更多目前身体健康的老人来说,他们最大的支出是细水长流的生活费。

他们的养老钱从哪里来?

国家给出的答案是:做大“第二支柱”,做实“第三支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强化第二、第三支柱养老保障。这一顶层设计的落实到具体制度上,就是要将养老的“三支柱”体系做实。

在我国养老保险体系中,第一支柱是“地基”,即基本养老保险。这笔钱由国家 and 用人单位负责,保证老年人有一份基础收入。

第二支柱是“台阶”,即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这笔资金由用人单位建立,旨在为退休后的生活“垫高一层”。人社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第三季度,全国建立企业年金的用人单位17.5万户,参加职工3332.05万人,积累基金4.09万亿元。

经过多年发展,企业年金虽然规模不小,但相比庞大的就业人口,其覆盖面依然有限。既有部分中小企业经营压力较大、缴费能力弱的原因,也受政策宣传力度不够、建立门槛较高和流程复杂等因素影响,“不知道”“不愿建”“不会建”“不方便”影响了年金扩面。

2025年12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企业年金工作的意见》,提出拓宽覆盖范围、简化建立程序、灵活选择缴费比例、自主选择建立方式等措施。加上正在全面推开的长护险,“五险一金”有望扩展为“六险二金”。

面对企业年金扩面难题,英美等国的经验是采取强制性的自动加入机制。我国也在尝试“自动加入机制”,雄安新区已率先出台相关政策。截至2026年1月,新区建立企业年金的用人单位数量已有100余家,较2024年年底翻了两番。这意味着,如果单位建立了年金,普通职工退休后除了养老金,还能多一份稳定收入。

第三支柱相当于“私家花园”,是个人养老金和商业养老保险。这是国家鼓励个人预存一笔专款专用的“私房钱”,还能抵税。

以个人养老金为例,个人每年额度为1.2万元,目前市面上可购买的相关产品超过1200款,包括储蓄、养老理财、养老目标基金、长期养老年金保险等。这类产品的共同特点是锁定期限较长、追求稳健回报。等退休后,这笔钱就是“想干啥就干啥的资金”,不受基

本养老金限制。

商业保险产品更多,丰俭由人。对于辛雅丽担心的“每天580元一对一护理”,如果她年轻时买了商业长护险,就由保险公司买单,不增加子女太多负担。

第三支柱不是“富人的专利”,而是“时间的魔法”。大童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尧旭华表示,哪怕每月存几百元,通过长期复利,也能把现在的闲钱变成未来确定的现金流,让晚年生活从“毛坯”变“精装”。

“与单纯储蓄相比,第三支柱的收益率高一些。”尧旭华介绍,“当前国有银行五年期整存整取挂牌利率普遍在1.30%至1.60%,保险公司给的投资收益是浮动的,低风险的投资收益率在3%左右,具体要看个人如何配置。”

当下很多年轻人面临房贷、育儿压力,每年1.2万元的个人养老金,对他们来说依然是不小的负担。尧旭华认为,应根据家庭实际情况配置。另外,对于低收入群体,养老更多依赖政府兜底和长护险,这也是“十五五”时期,长护险要加速覆盖全民的重要意义。

## 多方协同: 筑牢养老支付体系基石

养老服务既是关乎基本民生的事业,需要政府履行保基本、兜底线的责任,也是潜力巨大的产业,需要社会资本和市场化机制来满足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

从基层实践来看,比较有效的模式是政府主导,筑牢普惠性服务的基础设施与保障网络,市场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升运营效率与服务品质。

——政府筑基与补贴:从“补砖头”到“补服务”。

公共财政的首要职责是确保普惠性服务“有地方”。2025年4月,78岁的邱细女从福建省南平市光泽县桥亭村搬到了县里的“幸福里”,这是政府建设的养老社区,政府还购买志愿服务照顾老人。像邱细女一样的“空心村”独居老人可自愿入住,以养老金、耕地林地流转收入等抵扣房租。

国家持续推进的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其核心正是通过财政资金,系统性补上社区养老的物理空间短板。

与此同时,财政补贴也正在从直接补贴养老机构,逐步转向补贴老年人自身,支持老年人“买服务、用服务”。

近期,民政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自2026年起,面向中重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每月最高800元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山东等地的试点经验也表明,这种“补需方”的方式效果显著。据山东省民政厅厅长庄严介绍,各地在实行护理服务券后,上门服务需求明显增加,护理人员收入趋于可预期,人员流动性有所下降,逐渐形成“老人愿用、机构敢供、人员能留”的良性循环。

民政部党组成员、中国老龄协会会长孙树鹏表示,加大对老有所养这一重要民生领域的投资,既是补齐公共服务短板所需,也可以丰富养老老产业业态,拉动养老服务消费扩容,催生经济增长新动能。

——长期资金接力:保险公司做“出资人”而非“房东”。

养老产业回报周期往往在10年以上,且现金流释放缓慢。传统银行贷款期限短,要求高,养老机构很难靠自身积累扩张。尧旭华认为,保险资金,尤其是寿险资金期限长,动辄20年至30年,规模大,且追求长期稳定回报,天然就是养老产业的“长钱”。

近年来,保险资金的角色也在发生转变,逐步形成了三种角色。

一是做“买单人”,解决“没钱付”的问题。保险公司不只是卖产品,更是通过“保险直付”模式,直接与养老机构结算。当老人需要护理时,保险公司直接赔钱给机构,不用老人动用自己的“老本”。

二是做“出资人”,解决“没钱建”的问题。以前提到保险资金与养老,大家第一印象都是险资建设的养老社区,比如泰康之家、大家的家。但原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梁涛指出,养老市场存在一个反差: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需求想象”,并不会自动转化为机构端的可持续运营能力。

这一判断,也在影响险资的参与路径。近年来,更多保险资金通过基金、股权和债权计划,与专业运营方合作,参与养老机构、护理网络和康复设施建设,降低直接运营风险。

三是做“大管家”,替企业和个人打理第二、第三支柱的资金。以泰康资产为例,截至2025年末,其管理的养老规模约1.3万亿元,企业年金超过6900亿元,通过专业投资实现保值增值。

这些长期资金的持续投入,为养老产业提供了稳定的长期资本。在财政托底之外,这种更理性、更审慎的金融接力,正在成为构建多元、可持续养老支付体系的重要一环。

从张莲发享受到长护险的托举,到辛雅丽在现实中的权衡,这些看似个体的故事,共同拼出一幅关乎亿万人的时代图景。体面养老的钱从哪里来?答案已不再是单一的“靠自己”或“靠国家”,而是一个立体的资金池。养老钱不仅是一个家庭的经济账,更是实现共同富裕道路上必须筑牢的社会安全网基石,关乎亿万家庭对未来稳定的预期,是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重要社会基础。如果政策落地及时,加上年轻时提早规划,支付体面养老的账单,可能就不再那么令人焦虑。

(调研组成员:刘勋峰 余颖于泳 敖睿 康琼艳 武亚东)

《经济日报》2026年3月25日1版

